

徐州海门两地接力寻亲

阔别七十多年，烈士“等”来了亲人

5月23日，徐州响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南通海门籍烈士陈文模终于在异乡徐州等来亲人的第一次祭拜。这场时隔七十多年的“重逢”，让陈家三代人的寻亲心愿得以实现。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在媒体和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介入前，寻找烈士陈文模是陈家人无援且看不见终点的旅程。好在，一场始于徐州的“我帮烈士寻亲”融媒体公益行动，为陈家人带来希望，帮这趟旅程画上圆满句号。

通讯员 周姚 现代快报+记者 严君臣
通讯员供图



陈文模烈士



陈家人到徐州响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祭扫

参军后再没回过家

陈文模，生于1928年，海门余东镇土地堂人，是家中第二个儿子（大儿子陈文魁，二儿子陈文模，三儿子陈文典，四女儿陈懿，五儿子陈文选）。虽然书读得好，但战争让陈文模不得不放下笔杆，拿起枪杆。

陈文典的儿子陈爱军从小听爷爷陈维德说，二叔参军时才17岁。1945年5月，陈文模带着母亲裹的粽子，开启军旅生涯。“7年，二叔没回过家。”陈爱军说，由于不知道陈文模的具体位置，家里人想写信也无从寄出，只有等着来自陈文模的单线问候。他们知道陈文模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屡立战功。参加淮海战役时，陈文模罹患肺结核，被送到徐州后方医院治疗。1952年，陈文模在徐州病逝，时年24岁。

据陈家人描述，1952年底，一纸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送到家中，收到消息的陈父，在领遗物的路上晕倒，醒来后一只眼睛失明；陈母整晚哭泣，一夜之间苍老。

三代人苦苦寻亲未果

陈文模葬在哪？对陈家人来说，这是一个花了七十多年都没能解答的问题。

这些年，陈文模生前写的书信，还有他留下的纪念章、钢笔、书包等遗物，都锁在陈文模三弟

陈文典家的两个抽屉里。在陈爱军的印象里，没有父亲的应允，这两个抽屉是万万动不得的。直到1996年，陈文典去世，陈爱军打开抽屉，才看见了那堆比他年龄还大的信纸。陈爱军捧出陈文模照片的时候小心翼翼，“那是找到二叔的唯一希望。”

几十年寻找无果，希望似乎越发渺茫。陈爱军说：“我父亲、大伯、堂弟，曾经多次去徐州寻找，只知道二叔葬在医院附近，但具体位置怎么都找不到。”至亲的人就埋在这里，似乎哪哪都是他，却又哪哪都不是他，这份无力感积压在陈家人胸口，变成心酸与苦闷。

陈家人无数次拿起陈文模的信，希望从寥寥语句中，感受这位至亲的存在。陈爱军回忆，二叔的信上大多是“在哪里打仗”“马上就要解放了”的内容，字里行间是对祖国光明未来的坚信和期盼。

一朝梦圆千里祭扫

5月18日，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关于“寻找海门籍烈士陈文模后人”的微信推文，这让陈爱军的心一下狂跳不止。

“我堂兄曾在余东镇八一村当过书记，他看到推文后立马转给了我。”陈爱军说，通过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问询和信息比对，烈士身份得到确认：“没错，就是我二叔！”

这场寻亲接力始于徐州：徐

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当地媒体共同主办了名为“我帮烈士寻亲”的融媒体公益行动。栏目组在徐州市响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发现了陈文模烈士的墓碑，上面刻有陈文模的生平信息：“陈文模同志系江苏省海门县余东镇土地堂人，于1945年5月怀抱壮志参加革命，历任二十三军政治部保卫干事职务，不幸于1952年11月15日病故，时年二十四岁。”

接到从徐州打来的电话后，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第一时间查找了烈士英名录、中华英烈网、海门籍烈士档案，找到陈文模的信息，并于18日18:50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寻亲公告。余东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在全镇网格员微信群发布查找信息，当晚便找到了陈文模烈士的侄子陈爱军。

得知亲人安葬在徐州，陈家人提出了祭扫请求。5月23日，在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组织下，在余东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陪伴下，陈爱军携家人从海门出发，同在无锡的哥嫂、堂兄在徐州会合，进行祭扫。

近年来，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信息发布、志愿者团队协作以及融媒体公益行动等多种方式寻找牺牲在外的烈士的安葬地，分别在福建、浙江、山东等地找到海门籍烈士墓，根据烈士后人愿望，组织现场祭扫、委托代祭扫、网上祭扫慰藉烈士后人。

小伙迷上追飞机：
发动机的轰鸣让我变得安静

对有的人来说，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是噪音，但对飞机爱好者来说，却是世界上最悦耳的声音。他们喜欢追飞机、看飞机、拍飞机，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飞迷。5月22日，东航首架C919客机首次飞抵南京，吸引了一大波飞迷的目光。能亲见大飞机的身姿，南京两名飞迷特别激动。

现代快报+记者 刘伟娟 受访者供图



吴池坤



孙兆锋



C919降落南京 吴池坤摄

追飞机有技巧
提前掌握飞机的“日程表”

2022年12月26日，全球首架C919大飞机开始进行总计100小时的验证飞行，这让飞迷吴池坤很是激动。“因为国产大飞机C919的总师是我们南航校友，我在网上看到C919大飞机的机型很漂亮，就想着一定要亲眼看看。”吴池坤暗自许下追C919大飞机的愿望。

吴池坤是浙江人，今年22岁，现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大四，一直梦想在南京亲见大飞机。

追飞机是需要技巧的，每架飞机都有自己的编号，就在机身上。根据此前掌握的信息，吴池坤得知首架C919的编号是B-919A，于是记下来，时不时输入飞迷常用的一款软件，随时关注着。“我发现，验证飞

兆锋赶到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附近。尽管查到C919计划下午3点45分在南京降落，但他们提前2个多小时来到机场附近，只为找到观看的最佳位置。当天，两人轻装上阵，唯一带的是拍飞机用的相机。

“机坪外围都是农村小路，我们沿着小路一直走啊走。在寻找最佳观赏点的同时，一路上看到很多飞机起起落落，还是很激动的。”孙兆锋说，他们一边走一边看着手机上C919的飞行动态，生怕错过了。“毕竟隔得远，飞机起降也很密集。从下午3点35到3点45，就有4架次飞机降落。为了不错过C919，这段时间里的每架飞机我们都拍了。”孙兆锋说。

当天下午3点45分，拍到C919机轮擦地的那一刻，吴池坤非常惊喜，两个多小时的等待是值得的。“C919就降落在我的眼前，发动机反推的轰鸣声真的太震撼了。C919外观的确漂亮，流线的机头和机翼的设计美感是同级其他飞机无法比拟的，难怪飞迷们都叫她‘小九妹’。”这是吴池坤和孙兆锋第一次亲眼看到C919，自豪感油然而生。

作为追飞机的前辈，吴池坤现场传授了孙兆锋一个经验，那就是要早。“飞机不一定会按计划时间起降，有时早，有时晚，所以一定要早，早到还会有惊喜。”吴池坤说，自己最早一次是凌晨4点出门追飞机的。“当时追的是波音747机型，它很大，有4个发动机，而且机头比别的飞机要高出一块，因为上面多了一层机舱。”吴池坤说，波音747出现至今50多年，是洲际客机时代的起点，有

着“空中女皇”的美誉，在民航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世界上最后一架波音747在今年2月交付，未来不再生产，以后看到波音747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这也是他追波音747的原因之一。

怎么当上飞迷的
喜欢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飞机？吴池坤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最早开始喜欢飞机是上小学时，12岁左右。“当时在杭州笕桥机场，听到飞机从头顶飞过时发动机的轰鸣声，顿时让我对飞机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对会飞的事物都挺喜欢的。”他更关注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飞机型号，比如有“空中女皇”之称的波音747、空客A380、国产大飞机C919等。

“就像有些人晚上睡不着，喜欢听音乐一样，我心情烦躁的时候，一听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反而能让内心平静下来。”吴池坤说，追飞机的过程中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也碰到了许多趣事，比如看到了从机坪上升起的日出，看到了鸟儿在水牛背上的野趣，这些都让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和吴池坤一样，孙兆锋也是从小就爱上了飞机。“除了飞机，我还迷上了航天。”孙兆锋说，中国的“空中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飞迷也越来越有看头了。

下一次追飞机，吴池坤和孙兆锋都希望能坐到C919上，真正感受大飞机的魅力。

等待非常值得
惊喜拍到了机轮擦地

5月22日下午1点，吴池坤和孙

